

蜉蝣

作者：落落

[一]

这个夏天像有势必融化掉什么的决心，整个马路在视线里蒸腾扭曲，而忘在饭桌上的蛋糕缓缓塌下一条粘稠的奶油线。隔壁人家的窗开着，风扇映在夕阳里，孜孜不倦地搅拌着深黄浅黄。知了的叫声在空气中画出棋格，喧嚣已经扩展了大部分版面。

电视里说明天依然是高温的晴天。

[二]

走出教学楼的人群花了好久的功夫依然没有散开，它与守在校门外的家长汇聚到一起，马路被堵塞得严严实实，司机们频频按着喇叭。

爸爸和妈妈一起迎上来，妈妈也许终究按捺不住问了声“感觉怎样”，相反爸爸打断她说“不要问啦，考都考完了”，三个人站在马路边，拦了好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。从拥堵的马路上突围用了不少时间。转头看着窗外，太多的面孔里信息膨胀，不能马上提炼出中心要点。

宛如蜂拥的呈噪音状的声响。广播指针在沙沙的无数频率中茫然寻找。“那接下来去哪里吃饭？”“说好考完就给我换台电脑的吧？”“今年的题目没有去年的难啊。”“结束啦！”“我明天就去旅游了！”“回去就把书都烧光。”

“总算……”“解放……”“十几年……”“终于……”

“拜啦。”“恩，再见。”“回家打电话给我。”“byebye。”

出租车离考场后，转两个弯，路过就读了三年的高中学校。已经进入假期，好象珊瑚礁那样寂静矗立的建筑，虽然平日里步行从这头走到那头得花上好几分钟，然而在出租车上，转眼便已经要回头才能看见了。

被角度越切越小的红色的砖面楼房。在视线里，真正如同逐渐闭合的门那样关上。

于是我开始想象，倘若世界存在着另一个次元，存在着神仙，存在着如同烟雾那样清晰可见的音乐，它们就已经从摩擦着地表的汽车轮胎上，逐渐地，提升温度，从最初隐隐的细微，到随后鲜明的气味。在几年前的七月八日这一天，高考还没有提前到六月的时候，宣告一切都已结束的正午，阳光灼热烘烤，树木投影的外围散发焦味，世界是从绳索上断裂坠落的细小玻璃瓶，迎向不知是软质还是硬土的大地。

七月七日。七月八日。最后一天七月九。

[三]

先是对岸，然后过街，接着近邻，直到过去不知多少年后，它终于从遥远的传闻和认识中敲到了自己的家门。成为学生的第一天起便已经知晓的名叫“高考”的词语，在漫漫十多年中终于出现在“下一站”的标志牌上，而整个车厢里，都是看似轻松实则心虚的说笑声。

内心的问题并不是出现了犹如塌陷后的空洞，也不是出现了黑灰色的山岩。而是既有空洞，又有山岩，但却不能把它们填合到一起，它们同时存在而又各自为营。每天晚上延长45分钟的自修，或者每个周末都要召开的高考动员大会——学校会议礼堂紫红色的天顶上点缀着好看的灯光，眯起眼睛的时候甚至能联想一些浪漫美好的东西，虽然校长握着话筒所说的内容和浪漫美好没有半点关系。

它宛如一个不断变化大小的虚蛹，等意识到时已经有什么从里面无可挽回地飞走。班主任宣布说高三生提前一个月放假，为了让考生在家复习，迎接20多天后的考试。

[四]

那是每个人都会提，都会问的事情。亲戚来吃饭时，三句里有两句关心着“你把握大不大呀”，妈妈的旧时好友难得拨来电话，“你女儿报的什么志愿”也成了她关心的话题。电视新闻从一周前就开始天天讲述高考相关。从禁止建筑工地夜晚施工以保证考生休息，到今年的题型将以检测学生综合能力为主——尽管所有人都知道那尽是冠冕堂皇的屁话。

或许因此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所不明白的是，究竟是这件事太过重大，还是自己太过渺小，为什么找不到能将它适当对接在自己路径上的方式。连放下书本站在窗前发一会呆的功夫，也不会被妈妈说“干嘛浪费时间”，相反得到“休息一下放松放松也好”这样的肯定。

连妈妈们都小心翼翼起来的事情。饭桌上多了每两天就烧一条的鲈鱼。掌勺的爸爸说，要把这个菜单一直维持到考试结束。而金施尔康和鱼肝油，已经吃了有半年之久。

究竟是这件事太过重大，还是我太过渺小，渺小到完全无法适应它的重大。

[五]

我在语文考试的最后二十分钟走了很长的神。被安排到陌生学校的考场，每个经过改动的教室里，课桌椅只剩下也许原来的2/3那么多，书桌的一角贴着准考证号码，监考老师会在你填写完姓名后帮忙逐一核对。

没有在前天夜里失眠。虽然做了与高考有关的梦。但我所记得的梦中的作文题，和现实印在试卷上的终究不同啊。所以说有些真的不过是虚无的寄托，别当真啊，也没有人会当真吧。

从提前放假，离校，到再次聚集到考场，分在同一个教室里的，不巧一个认识的面孔也没有，而即便有认识的，互相也没有聊天，拿了自带的矿泉水一口一口喝而已。

惟独在考试结束时，看见自己喜欢的男生，从楼梯上走下去的背影而已。

而后便是七月九日高考完结，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给予的告别篇。

[六]

几天里结束的生命。

夏季中名叫蜉蝣的昆虫。微绿和浅黄的身躯和翅膀。在太阳落山前最后看见怎样的世界。

[七]

应该有想过更加狗血更加白烂但的确更加热泪盈眶的终结。带着悲戚而缅怀的表情走过自己在高中时曾经的足迹，关系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彼此拥抱，然后在爱与友情的升华中得到圆满的句点。但事实上，出租车把身后的景色不断缩小成更微弱的固点，这个时候依然能看到被阳光贯穿的街道有怎样的热度。

方才由各种声音凝聚的喧哗已经彻底远去，世界是个白茫茫的空壳，在我想象的某个次元，被一根抛物线投向了远方。然后是跟在它之后被扯走的长线，好象将一幅巨大的织画抽丝还原那样，我的过去的所有的，十几年的，明白的不明白的，衰弱的幼稚的，茫然的迫切的，真实的独一无二的，可笑的漆白的，越过边界的，迷路的休息的……

[八]

在短短几天里压缩，完结。

世界是瞳孔中筛网状的柠檬黄。